

# 布劳社会交换理论与科尔曼 理性行动理论比较分析

钟苑婷

**摘 要** 乔纳森·特纳指出,理性选择理论是当代社会交换理论“具有创造性活力的理论变种”。这句话道出了理性选择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之间的渊源。社会交换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两大主要流派,有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注重对人的可观察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产生的过程进行研究,并试图实现从微观个体行为向宏观社会行动的过渡。本文将分别介绍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及两个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对交换行为以及社会的构成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 社会学 理论 布劳 科尔曼

**作者简介** 钟苑婷,厦门大学。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2.236

## 一、社会交换理论

上世纪60年代,霍曼斯首先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但是他只介绍了个体水平的社会交换,没有深入揭示宏观水平的社会交换,无法解释宏观社会结构的形成。相比霍曼斯,布劳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交换行为。

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主要研究交换行为的产生和维持,以及个体交换行为如何过渡到宏观社会行为。首先,关于社会交换行为的界定,布劳认为社会交换行为的实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该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才能够实现;另一方面,该行为必须采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sup>①</sup>。也就是说,在交换过程中,行动者不仅有行动目标,还会采取相应的手段,而手段的选择需要基于行动者的理性思考。根据布劳社会交换实现的两个条件,并非所有的互动都是社会交换。那些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互动就不属于社会交换,因为其后果往往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布劳社会交换理论的第二个内容是“理性人”假设。社会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和经济学中的假设并非完全一致,布劳认为社会学中对行动目标或者说效用最大化的理解可以用韦伯的“价值合理”理论来说明。社会生活不同于经济生活,人们进行交换的最终目标不都是为了获得直接报酬,也有对个人而言有价值事物的追求,比如他人的赞誉、信任或互动中产生的愉悦感等。基于这个观点,那些不以获取直接利益为目的的社会交换不能说是无理性的,它是出于价值合理的考虑<sup>②</sup>。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不能仅从自己的立场去定义别人的行为是否有意义、有价值。

关于社会交往的产生,布劳认为,“社会吸引使人主动地建立社会交往,一旦形成社会交往,社会吸引又会进一步扩大人们交往的范围”<sup>③</sup>。在社会中,每个人拥有的资源不同,社会吸引主要来自人们对获得某种资源的期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双方资源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换报酬的不平等产生了服从他人的“未作具体规定的义务”<sup>④</sup>,占有资源多的一方拥

有了支配他人的权力,因此“交往过程会引起权力分化”<sup>⑤</sup>。社会中总是存在不平等的关系,社会交换得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前提,即一方对另一方权力的认可,这种认可基于交换双方的互相信任,而这种相互信任维系着社会的正常运行。

最后,在分析微观个体行动和宏观社会行为的联系时,布劳提出了“共享价值观”和“制度化”。在宏观社会生活中,“共享价值观为宏观结构间的间接交换提供了媒介”<sup>⑥</sup>。布劳认为,个体交换所依托的“人际吸引”在宏观社会交换中被“共享价值观”所替代。宏观社会结构中的交换主体主要是各类社会组织,共享价值观涵盖了更广的范围,因此能够为宏观社会中的交换提供一套共同遵守的标准。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可以总结出更加明确具体的社会规范,成为社会交换可供参考的、具有普遍性的依据,使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得以正常有序地运行,从而形成宏观的社会交换网络。

## 二、理性选择理论

效用理论认为理性行动者总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简单地将近效理论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中,则无法解释行动者的利他行为,以及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如何实现社会整合。因此,社会交换理论在“寻求报酬或效用的理性行动者如何能够建立社会文化系统”<sup>⑦</sup>的问题上做了不少努力。随着“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领域逐渐发展起来”<sup>⑧</sup>,这一问题得到进一步解释。上世纪90年代,科尔曼创建理性行动理论,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为实现个体行动系统向社会行动系统的过渡提供理论依据。

科尔曼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解释个体行动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系统行动理论是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说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说明微观水平的个人行动和人际互动;说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sup>⑨</sup>,其中“微观向宏观的转变”,即用理性的个体行动解释系统行动的构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的行动会受到周围行动的影响,并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我们采取的行动。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大到整个社会

中就成了社会学所要研究的“理性个体行为如何维系社会团结”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他主张采用“个体方法论”,即通过对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行动的分析来说明整个系统的行动。行动系统是由两部分所构成,其一是行动者,其二是资源。行动者和资源之间是控制关系和利益关系<sup>①</sup>,一方面行动者控制着他人所需要的资源,另一方面行动者从自身拥有的资源中获利,这两种关系使不同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互动成为了可能。

和布劳一样,在谈到行动主体的资源交换时,由于不同主体占有资源的不均衡性,在交换过程中会形成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这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行动涉及的对象和范围,从而进一步构建社会行动系统。对于权威关系的定义,科尔曼认为,并非行动者的所有资源都可以转让,当行动者拥有不可转让并且可以让他人获益的资源时,行动者就有权控制他人的行动,从而产生权威关系。科尔曼认为“支配者拥有权力是权威存在的条件”<sup>②</sup>。信任关系的存在与权威关系相类似,不过权威关系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不同程度的控制,而信任关系主要涉及资源转让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行动双方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委托人通过给予受托人信任将自己的资源交予受托人,使受托人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谋取利益<sup>③</sup>。由于社会行动的交易行为存在时间滞后性,交易双方的相互信任是社会交换得以进行的关键。

尽管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可以确保占有不同资源的个体和组织之间的持续性互动,但是,拥有权威的一方存在滥用权利的风险,而信任也不一定总是存在。因此,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社会规范加以约束。科尔曼认为,规范是理性行动者有意创造的,当中蕴含着利益成分,如果社会成员遵守规范,他们将获益,如果社会成员违背规范,他们就会受到伤害<sup>④</sup>。社会规范是通过社会共识形成的,这些共识是人们在社交过程中产生的,并为人们共同遵守。规范并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它的有效实施依赖于两种可行途径。一种是对不服从规范的人施加惩罚,另一种是“规范的内化”,这种内化实际上是对惩罚系统的内化,即意识到违反规范可能会遭受惩罚。社会成员在社会规范的指导下采取共同行动,有利于降低社会交换的成本,提高社会交换的效率,更好地满足行动者某些方面的利益,同时维持社会正常有序运行。

### 三、两个理论的内在联系

在社会系统中,每一个行动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行动者之间通过资源的交换发生联系,因此,研究行动者的行动离不开对交换行动的探讨。对比布劳社会交换理论和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可以发现,二者有许多共通的地方。首先,最为重要的就是二者都引用了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在二者的理论当中,行动者采取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

第二个共通的地方是都试图说明微观个体行动和宏观社会结构的联系。如果假定每一个行动者都是理性的,那么他们的行动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会过多的考虑其他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势必陷入混乱。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正合理有

序地运行着。因此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构成了布劳和科尔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两者在讨论宏观与微观的过渡时采用的方法论有所不同。布劳分析的是微观交换与宏观交换,认为微观社会中发生的交换活动在宏观社会中也同样发生,只是宏观社会中的交换活动更为复杂。而科尔曼分析的是基本行动与系统行动,即从微观个体行动出发,逐渐将互动范围扩大到宏观领域<sup>⑤</sup>。

此外,布劳和科尔曼还注重对权威结构的分析,即社会交换如何产生权威结构,以及权威关系如何得以维系。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交换的均衡性要求不能提供等价报酬的一方服从资源较多的一方的支配,从而导致权威关系的产生。不过,布劳和科尔曼关于权威的观点也有所不同。布劳注重权威关系的动态过程,即权威的合法化过程和对权威的反抗,主要讲的是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权威关系,科尔曼用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来说明众多行动者的基本行动是如何转变为系统行动的,主要介绍的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之间的关系<sup>⑥</sup>。再次,布劳和科尔曼都讲到了信任关系,信任是行动双方进行社会交换的基础。由于社会交换的时间滞后性和不平等性,交换是存在风险的,如果为了保证交换关系的建立,就要求交换双方互相信任,只有当他相信行动是有报偿时,行动才会继续下去。最后,布劳和科尔曼都对社会规范进行分析,布劳提出了共同价值观和制度化两个概念,而科尔曼主要介绍社会规范如何实现的问题,本质上是类似的。他们都从微观互动的角度去寻找社会规范形成的基础,强调社会规范在社会良性和持续运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 四、总结

早期社会交换理论注重对个体行为的分析,而布劳和科尔曼注重对具体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并将个体间的社会交换拓展到更大的范围,最后解释社会整体的构成。相比早期社会交换的理论,后二者的学说更加符合社会学的研究逻辑,对我们理解社会系统的构成具有更大的意义。布劳和科尔曼的理论尽管不同,但是科尔曼的理论后于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提出,当中有许多内容是对布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解布劳社会交换理论之后再来看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可以引发我们对生活世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发现不同学者视角下社会发展的微妙差异,从而使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更好地指导我们开展各种社会交换活动。

注释:

①②③④⑤[美]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与交换》,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6,22,25,109。

⑥⑦[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12,319。

⑧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426。

⑨⑩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6。

⑪⑫⑬[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4-65,91-92,224。

⑭俞宏强,《社会交换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之比较研究——以布劳和科尔曼为例》,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3):61-65。

⑮郑莉,《比较社会交换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异同——以布劳、科尔曼为例》,学术交流,2004(1):108-113。